



## 乡村里的重阳

文/冯秀兰

# 九月九的酒

文/张小凡

父亲平时不喝酒,逢年过节却是例外。因此,每逢节日我都会往家里打一通电话,嘱咐父亲少喝些。父亲不善言谈,我只能从电话里听到他尴尬的笑声。

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奔波,五年回家次数却不到五次。打电话也都是向家人抱怨生活和工作的不如意。而父亲每次听到这里都会自责,恨自己没有本事让孩子也跟着受苦。这让我心里更加烦躁。同事们打算重阳节一起登高抒情,我不愿跟着乱跑,决定回家看看。这让电话那头的父母好一阵兴奋。

傍晚时分,终于赶回了家

乡。村口小商店的灯已高高亮起。有几个邻居正说着闲话,见了我都一脸热情的打招呼。我放下大包小包,拿出烟一一回应。父亲远远的看见我,赶忙跑回家中,一会儿厨房烟卤里便生出一缕绵绵的炊烟。他又快步跑到我面前,嘿嘿笑着帮我拿行李。

回到家,洗一把脸,消去一天的倦意。母亲把干毛巾放在旁边,去厨房准备一些应季的家乡特产。父亲则拉着我在院子里骄傲地向我展示他的成就:篱笆围栏,一棵木瓜树矗立其中。下层夹杂着枸杞、菊花和一些不知名的花草,叶子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,月光

下,像是浮游一层淡淡的烟雾。这时候轻轻的虫吟也显得那样清晰润耳。暗夜将近,他们翘起脚来遥望东方,期盼着晨曦。我是父母的唯一,树上的果子永远只会留给我一人,花儿的花瓣,父亲也要晒干留给我泡茶。

晚饭的时候,母亲已把七大碟八大碗摆上了桌子。父亲悄无声息地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,打开酒盖,先给我倒满,然后自己满上端起来,和我轻轻一碰,仰起脖子,一饮而尽。不苟言笑的父亲和儿子尽在这不言的一碰。慢慢父亲的话开始多了起来,笑声伴着柔和的灯光洒向窗外。杯来盏去,酒见底

了,父亲也醉了。

我扶父亲回屋,父亲的头靠在我肩上。这一瞬间,才发现幼时我认为无所不能的父亲竟这样瘦弱,那干瘪的双手,有着半个世纪的老茧,像对讨饭的碗,为我换来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回到屋子,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。厨房里急切的炊烟,父亲花白的头发以及在节日独自一人喝酒的情形萦绕在我的心头,不能忘怀。饮九月九的酒,一杯杯朴素的期待,入九月九老父的愁肠。你的眉头有我来时时的喜,也有我来时时的忧!

夜渐渐深了,里屋,母亲正喂父亲喝着热水。

年年岁岁,今又重阳。

九月九日,一个今天人们眼中代表长长久久的吉利日子,儿时的我,却并不知道这一天是重阳节。

幼小的记忆里,记忆中的重阳是那么繁忙。入秋后,大人们忙着掰玉米、拾棉花、轧豆子、刨花生……从一进入农历八月份开始,人们就忘记了白天黑夜,一门心思地地下地收取一年的口粮,一直要忙到麦苗长出很高了,依然忙碌着。所以,人们顾不得出游赏景,顾不得登高远眺,顾不得观赏菊花,顾不得遍插茱萸……更不见有人家多么隆重地过这个重阳节。

儿时记忆里的重阳节,我们家都是在田地度过的。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在田地里,带着为财神做寿的礼物,烙成的焦饼(据说重阳节是财神的生日,家家烙焦饼祭财神)借着皎洁的月光拾棉花、掰玉米、刨花生……我们边干活边吃着薄薄的酥香的焦饼(煎饼或烧饼大小)边进行着各种游戏:成语接龙、猜字谜、故事会、演唱会……有些村民也在晚上干农活,他们也会被我们的笑声吸引,然后也加入到我们的游戏中。欢笑声中,我们忘记了劳累,忘记了时间,似乎也忘记了我们自己。

许多年后,我渐渐发现,记忆中的重阳,在人们心中原来是那么深,那么切!

金秋重阳,充满了诱人的魅力,这魅力来自于那些成熟的果实,那些勤劳农民们汗水的结晶,也是秋的无私奉献和奉献。农民们禁不住秋的召唤,挥汗去收获那无处不在的爱意。于是,如火般绚丽的枫叶,在秋风中化作了浓浓的笑意,挂满眉梢,更有那飘飘荡荡的落叶,伴着阵阵秋风,将婆婆的舞姿点缀成金秋重阳不可缺少的风景,更点缀成丰收谷场上,农民们笑声里的点点音符。

重阳节是金秋一幅绚丽成熟的画卷,它带给人们的是希望,是收获,更是幸福!它是一首诗,一幅画,更是一首充满深情的赞歌!这赞歌深情地把思念唱在重阳,唱在每个人的心坎上。重阳,无论人们有多忙,都会在这个特定的日子思念远方的亲人和朋友。这思念,或深或浅,或浓或淡;这情怀,就好像这个深秋季节,她谱写着每一个思念者的心歌,托鸿雁,托落叶,托明月,托秋风……只要能把思念的情怀传递,万物都能成为人们心里最为信任的信使。

记忆中的重阳,给了勤劳的人们无尽的深情和无尽的诗情画意。

我忍不住想象,下一个重阳,又将会是怎样?

# 怀念父亲

文/秦广英

一

父亲离开我们四年多了。沉郁,灰暗,寡言,大声笑不出……这生活的主题格调,属于失去父亲的人。

拥有父亲的感觉,随着岁月的流逝,不但未曾模糊,而在每一天某一时刻的瞬间,变得熟稔而自然。

行走在路上,暮一回首,会望着一个久违、熟悉的背影,眼神放大,再放大,直到那熟悉一点点被否定,远去,才肯去舔舐嘴角的眼泪。

月色朦胧的夜晚,思念的潮水漫过来,恍惚间,父亲走来,步履蹒跚却悄无声息,我闭紧双眼,让父亲多些探望女儿的时间。

父亲走了,生活中那棵血脉相通相互偎依的大树倒了,可这棵大树带走的不仅仅有思念与悲伤。

从此,我学会了判断女人的快乐哀伤:六七十岁大妈,容光焕发,笑声朗朗,她拥有父爱;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,面如枯槁,寡言少语,她失去了父爱。

父爱之于女儿,就像世上最神奇的护肤品,从未开启,但已涂容光焕发的

粉底。父爱之于女儿,就像拉扯风铃的丝线,虽未扯起,清脆悦耳的笑声永远都在。

父亲走了,三十岁的世界,一下子快进了二十年。靓丽的风景,绚烂的世界,总是罩了一层灰,蒙蒙绰绰。

父亲走了,留下我,兀自坚强。

二

父亲走了,我连哭诉一场的机会也没有了。

最后一次见父亲,他已进入昏迷状态,那是最后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父亲没有催我回城。

父亲侧身睡去,我想跟他话别,却没能能够。病痛的折磨常常让父亲进入昏迷状态。可我总觉得父亲只是打个盹而已。我不清楚父亲走时是否知晓自己的病情,可在越来越消瘦的父亲面前,我总是强做欢笑。有很多次,看着日渐憔悴的父亲,我都想号啕大哭,倒出隐藏了多年的爱与理解,困惑与误会。

父亲临走时最想见的人是我,可我没在他身边。父亲临终想对我说什么,终究没有说出。可这一切随着父亲的离去,终成了谜。无数次,我扪心自问,

自己算不上一个好女儿,任性、粗心,不会表达爱,成长青春所经历的伤痛也刺疼过父亲。每念至此,心就如刀绞般痛。

如果有来生,我想让父亲分享女儿快乐的成长点滴:没有痛,没有怨,没有挂牵,每一次成长足迹里都承载着欣慰与赞许。

每次去探望父亲,说些无关痛痒让父亲宽心的话,可从父亲的眼神里能读懂想要表达的牵挂,他似乎也明了女儿的心思,可我们终究没有道永别,是否难以忍受那撕心裂肺的痛?

可永别总是来的猝不及防。父亲知晓了自己的病情,精神一溃而下,我连夜匆匆赶到家,还是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。

父亲走了,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给我。

三

父亲的一生可以用跌宕起伏一词来形容。我一直以为,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孙少安身上有父亲的影子,正直、执着、韧忍、好强而又命运多舛。

父亲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而在其后的十年间,农村社会各种思潮涌动。想必父亲的童年常与饥寒交迫相伴,青

年时期的父亲又在大时代的冲击下,不知何去何从。

跟少安一样,青年时期的父亲当过生产队队长,为“吃饱穿暖”的美好愿景纠结过,奋斗过,打拼过……跟少安一样,为了乡亲们的利益,父亲跟人斗智斗勇,辩理争执,甚至拳脚相加过……跟少安一样,父亲也自豪过。这来自他一直帮扶的困难户过上了好日子,来自文化大革命期间,他暗自保护了几名优秀教师。

父亲的晚年,接任了村支书一职。一个繁荣、优美、文明和谐的新农村成了父亲常念叨的话题。父亲脸上的笑容多了,性格也比以往开朗了。每次回家,都能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,读书看报的场景。村里通了马路,小学盖起了两层楼房……这是晚年父亲的自豪。

由于操劳过度,父亲病情再度恶化。2011年,春节刚过,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。病魔无情地让父亲离开了他无限热爱而又未竟的事业。

父亲从未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,更多的是知足。在这样的美好时光里,父亲想做得更多些,看得更远些……

父亲走了,带着遗憾与不舍。



## 中国舞等级考试菏泽开考

24-25日,中国舞蹈家协会、山东省舞蹈家协会、菏泽市舞蹈家协会2015第3期(中国舞)少儿考级在在菏泽动岚健身俱乐部开考,来自菏泽各县区的小舞蹈学生们一展舞姿,这也是中国舞蹈家协会本年度第三次组织等级考试。

据菏泽市舞蹈家协会主席李蓓蓓介绍,为规范菏泽舞蹈市场,让菏泽舞蹈事业与国家级水平持平,前段时间刚进行了菏泽舞蹈教师培训考级,经过国家级专家的指导,学员们的理论水平、舞蹈技艺有了很大提高。此次少儿等级考试给学生们提供了展示平台,不仅是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,也是对全市舞蹈教师教学水平能力的检验。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影报道

### 遗失声明

★魏文静普通话证(证书编号为3715041002830)丢失,声明作废。  
★巨野县万丰镇许楼村许庆春乡村医生执业证书(3717241630410564)丢失,声明作废。